

我最喜欢的四味药

——麻黄

□ 干祖望* (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 南京 210029)

笔者虽非专治伤寒的内科中医师，但临床取用麻黄之多及喜欢的程度，决不逊于内科医师。不过笔者并非从“治伤寒太阳证，邪气在表”的常规中悟出真谛，而是在中医外科学的“旁门左道”中得来。

七星剑汤，出于明·陈实功(1555-1636年)手订，见《原版外科正宗·疔》2卷及《许校版外科正宗·疔》4卷。主治外科中阳中之阳的疔疮，甚至“心烦作躁，甚者昏愤”(陈氏原文)的败血症阶段。徐大椿(1693-1771年)按语谓：“此表里两解之方，实火主用”。其方药组成为：麻黄、野菊花、半枝莲、蚤休、地丁草、苍耳子、豨莶草七味。要求为“服后出汗”。从出汗而核对用药，则仅仅麻黄一味。除豨莶、苍耳属疏

风之外，余皆清热解毒药，所以可以肯定“表”在麻黄，余为“里”药。

中医外科清热解毒方剂不少，但都是单一的清热解毒药，如《肘后备急方》苦寒剂黄连解毒汤(川连、川柏、黄芩、山栀)到《医宗金鉴》甘寒剂五味消毒饮(菊花、银花、地丁、蒲公英、天葵子)，都是“关门打虎”法。唯有《外科正宗》的黄连解毒汤中加上一味意味深长的解毒药——牛蒡子。因为与七星汤手订者(陈实功)出于同一人之手。陈氏深知“关门打虎”远远不及“网开一面来赶毒出去”、“扫地出门”来得高明。老虎打死了，留下的尸体还要清理。赶出了门，一无后遗之患。这个方法被清代名医王洪绪(1669-1749年)悟得三昧真谛，

深知逐邪(表法)比解毒(清解)更为实用，所以他在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中制订几首验方如醒消丸、小金丹、梅花点舌丹、飞龙丹等，都是“药后取汗”而获得显效。还有以麻黄作君药的阳和汤(麻黄、熟地、肉桂、炮姜、鹿角胶、白芥子、甘草)更是百用百效的千古奇方。用它来专治疮疡中阴中之阴的阴疽冷疮。所以马培之(1820-1907年)惊呼“此方治阴症，无出其左”(见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按语)。

阳中之阳的疔疮，大毒当然依靠发汗来把它排出体外，而阴中之阴的阴疽也是恃它解肌作用来畅开大门后再祛邪外出。再分析一下阳和汤中的七味药，宣表逐邪之功归何药?邵子雨(浙江省平湖县名医，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)评阳和汤谓：“前托里消毒散，但能治气血不足之症。若真阴疽，恐未必有效。虽古方颇多，回阳温经诸

* 作者简介 干祖望，男，教授、主任医师。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，是我国中医耳鼻喉专科的奠基人、创始人之一。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医耳鼻喉科专著《中医耳鼻喉科学》。本刊学术顾问。

从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看 刘完素对肉桂的运用

□ 秦玉龙* 甄 仲 (天津中医学院 天津 300193)

关键词 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 肉桂 刘完素

刘完素，字守真，自号通玄处士。河间（今河北省河间市）人，故后世径称刘河间。著有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、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、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、

* 作者简介 秦玉龙，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。天津中医学院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。主要著作有《实用中医文献学》、《实用中医信息学》、《中医各家学说》（编委）等。1995年创建“刘完素临床经验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”，已发表相关论文4篇。

《图解素问要旨论》等书。刘氏重视《内经》理论，并有所发挥。他提出“火热为病”（“六气皆从火化”）的观点。后世称他为寒凉派的倡导者。刘氏用药虽主寒凉，

但其对温热药的应用却独有见解，深通肉桂之药性，临床运用多有发挥，并善用肉桂温通之性反佐寒凉药物以防过寒伤阳。肉桂一药，自古有之，但其称谓颇为混乱。仅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处方之中即有桂、肉桂、官桂、辣桂等多种名称。该书用桂63方中，以官桂为

法，皆刚燥之药，于气血虚弱者不宜。唯王洪绪立此方，真能从至阴之处透至阳份，转重为轻，允称良剂”，最后又补上一言为“以麻桂开通腠理”（见《外科辑要·阳和汤》）。其实“麻桂开通腠理”一语，似欠轻重主次的区别，肉桂至多为助其阳气之升，而真正开通腠理的，全在麻黄。尤怡（？-1749年）早就说过“麻黄是阳经卫药也。开腠理，使阳气申泄”

（见《医学读书记》）。我可续貂一句“畅玄府，利毒邪外出”。

所以七星剑汤的麻黄是利用其解肌宣泄发散作用来畅开玄府，将邪毒逐出体外。阳和汤中的麻黄，也同样利用其解肌宣泄发散作用来开畅腠理，一方面逐邪外出有路，一方面通阳散结化阴成阳。这种妙用，非工于医者则难以领悟。笔者一遇僵化的久病顽症，就想到了半首阳和汤（除去肉桂、炮姜、鹿

角胶），出现阴证者，全方录用。取用结果，从来不会令人失望的。

此外，喉源性咳嗽，就想到三拗汤；急性口腔炎、唇炎、齿龈炎等就想到麻杏甘石汤。那么势必又请麻黄来显身手了。所以千千谓我“以全套中医外科传统理论与理法方药来完成喉科学”（见2001年版严道南主编《干祖望学术思想研讨会专集》第157页），我当然默认。